

说梅

■昌殊(杭州)

往年的梅花此时已然零落成泥;在今春却依然红绽枝头,江梅的白恰如香雪海,黄色的腊梅浓香四溢,它本不是梅家子弟,但同时同境的际遇加上令人陶醉的香气,让腊梅归了宗。而在植物学家的眼里,腊梅与梅家实在毫无关系。辛丑岁末的严寒让人们得以领略“雪中春信”,境之所在便是杭州西湖孤山,宋人周紫芝《汉宫春》一词有“然如身在孤山,雪后园林,水边篱落,使人神气俱清”一句。遥想此景,梅雪相映,梅花俯仰开合,好梅者嗅蕊吹英,接香嚼粉,真是令人神往。

中国人爱梅的传统至少有八百年,这种热爱是全面的、深刻的、持续的,于世界独一无二,并对东亚文化产生影响。最为典型的的就是日本,日本人也爱梅,但终不及樱花。中国人爱梅的格调是雅俗兼而有之,隐逸诗人林逋的千古名句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是雅格的鼻祖,民间“喜鹊登梅”、“梅开五福”是入世的俗味,就是在大俗大雅之间中国人爱梅的传统延续至今。

中国人爱梅的全面性真是令人叹为观止,梅花诗词多得可以让我们这些俗人随口吟诵一二,附庸风雅、聊以自嗨。墨



南宋 马远 林和靖探梅图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

梅于书画独成一科,位居四君子之首,当代没有不会画梅的画家,以至于画梅有时也成为庸俗的象征。古琴“梅花三弄”一曲清音,袅袅千古,文人为之而自珍。梅瓶可置酒插花,历代均是名窑皆烧,富贵家皆陈。黄庭坚品闻《韩魏公浓梅香》并作香跋,已成宋代文人香事之经典。若是按照南宋贫穷文人林洪的《山家清供》的

食单制作一碗梅花汤饼(馄饨)与梅花粥,享用美味之后,再进入林洪设计的“梅花纸帐”稍息一会,梅香伴着闲梦,这样的日子定不负当今这个吃货如云,玩家长出不穷的时代。《红楼梦》中袭人将梅花香饼放在手炉,宝玉暖手留香于指间,这是风雅抑或娇奢?富贵不过三代就是常理。我们对古人的爱梅精神不得不服,贯穿眼耳

鼻舌身意,从五感体味梅花,将人与梅花融为一体,因为梅花傲雪凌霜寓坚贞;领百花之先而发,独步群芳,带来春消息,寓希望,人赋花魂,花寄人思,这便是中国人的花草精神,人文精神。用画家吴昌硕的“梅花忆我我忆梅”的诗句来形容亦是恰当。

说到赏梅,南宋的张镃的《玉照堂梅品》可谓古代文人赏梅之经典,其中的“花宜陈”26条足以让今人学习受用,“花宜陈”的意思是:对于赏梅品梅最合适、最相称的条件。这26条分别是:淡阴、晓日、薄寒、细雨、轻烟、佳月、夕阳、微雪、晚霞、珍禽、孤鹤、清溪、小桥、竹边、松下、明窗、疏篱、苍崖、绿苔、铜瓶、纸帐、林间吹笛、膝上横琴、石枰下棋、扫雪煎茶、美人淡妆簪戴。这其中任意一条都值得今人细细品味。

眼下杭州的天气尚好,早晚温差适度,赏梅虽无微雪、细雨、珍禽相衬,但梅花在竹边、小桥、清溪绽放,亦足可让人赏心乐事。杭州西湖孤山、植物园灵峰、超山梅园、湘湖梅林皆可赏梅,若是不喜人多,不妨处处留心,小径池边,檐下墙角,数枝笑梅,屡屡幽香正向你袭来。

踏歌北湖之堤

■李熙斌(郴州)

水月倒映湖水时分,我漫步北湖堤岸。北湖水月,名曰古郴州八景之一,向来为市民揽胜驻足之地。一个古城的风景胜地往往是和它的历史相连的。循着那些有记载的没记载的历史印记寻觅,北湖,大约一百多亩水面的人工湖,却与历朝历代的文人骚客有不解之缘。

小河是古郴州的血脉,和许多湘南重镇一样,有一条老百姓叫之同心河穿城而过,蜿蜒逶迤,似一条项链萦绕在古郴州脖颈。那一座座古老的石桥,便是项链上一颗颗珠子,半颗在水之上,半颗在水之下,珠圆玉润、光可鉴人。古时同心河一条支流向北,成为了耒水、湘江源头之一,另一条支流七弯八拐进了古郴州一大片洼地汇聚,不知哪朝哪代,围坝筑堤,天造地设般建成了约150多亩水面的北湖。一个地方有水,总是特显灵气。眼前的北湖,一个穿越千年孕育和浸润一个郴州古城历史的人工之湖。这里的湖水伴随我在这城市生活了四十多年,伴随着无数在这里生长的生命,它还将穿越到那些未知的岁月尽头。沿湖西堤往北走,宽敞地面矗立着北湖诗墙。各个朝代诗人的52首诗,由当地书法家撰文成各种书体,铭刻在块块大理石之上组合成墙体。

特别是唐宋以来众多迁客文人雅士的吟咏酬唱,铸就了郴州文化的底蕴。例如,一块诗墙铭文《北湖水月》分外引我注目,诗曰:“昼境平开碧四围,百重山里亦稀奇,写成万古空明趣,只为中秋一首诗”。诗墙记载:“写诗者王橹,南宋末诗书画家,四川人,进士,曾任郴州知军,福建市舶使兼建丞,权相贾似道的亲信。这首诗系第一次出现‘北湖水月’四字的作品,因而跻身郴



刘德本 景韩亭

阳古八景”。赫然炫目的诗墙还有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北宋词人秦观所作的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:“雾失楼台,月迷津渡,桃源望断知何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,杜鹃声里残阳树。驿寄梅花,鱼传尺素,砌成此恨无穷数,郴州本自绕郴山,为谁流下潇湘去”。这首词由苏东坡题跋、著名书法家米芾书写,世称“三绝”,成为郴州市人引以为豪的文化瑰宝。南宋咸淳二年(1266年),郴州知军邹恭将米芾书写的秦观词、苏东坡跋镌刻到苏仙岭的石壁之上,世称“三绝碑”,成为苏仙岭景区蜚声国内外的历史遗迹。我在北湖堤岸上漫步,仿佛每一步都走在历史中……

唐贞元年(公元05年),唐著名散文家、诗人韩愈从广东阳山来郴州待命。时任郴州刺史李伯康在北湖水中央筑了一间亭子,邀韩愈泛舟北湖。韩愈兴致勃勃又鱼,写下一首五言诗《又鱼招张功曹》:“又鱼春岸阔,此兴在中宵。火炬燃

如昼,长船缚似桥。深窥沙可数,静榜水无摇。刃下那能脱,波间或自跳”……后人为纪念韩愈,亭子整修,取名“景韩亭”。景韩亭六角飞檐,回廊曲绕,构筑不凡,亭旁竖立韩愈塑像,至今仍保存得较完好。但是,逝川与流光也为它留下了不少的擦痕和迹印,亭木遭虫蛀蚁咬,木柱斑驳、地磚裸露,剥蚀的砖面上长有暗绿的苔藓,皱裂墙缝里生长野草,风化的土里长有虬曲的竹枝丛……显得荒芜而依然颇有生机,此情此景,使人生沧桑之感!然而,如今的景韩亭四周水面上,三三两两的游艇在湖面轻荡,游客脚踏摇晃浆,“欸乃”的橹声把沉静的水面划开一道道涟漪,那倒映在水中绿树柳枝、石桥护栏、窗棂翘檐,都摇落成一段段跳跃的诗行,随着桨起旋落,古郴州繁华的旧梦,现郴州崛起的新图,好似交替在我眼前断断续续、时隐时现……

据传,唐代李晔建了北楼,与韩愈同

时代的柳宗元贬官永州时,路经郴州曾游北湖,留有《和杨尚书(于陵)郴州追和故李中书(吉甫)夏日登北楼十韵之作》诗为证。古郴州为边远蛮荒之地,是朝廷皇帝安置贬官的迁谪之所,郴州又地处湘粤赣交界之地,是接送贬官的休憩过境的驿站。隋朝的薛道衡,唐代的宋之问、沈佺期、张九龄、王昌龄、刘长卿、韩愈,宋代的柳宗元、苏东坡、秦观、刘禹锡等,他们既是文学名士,又是朝廷高官,他们或被贬到古郴州为官,或过境羁旅郴州驿站;他们在古郴州或百感交集,或抒情言志,或慰藉酬唱,留下众多名传千古的典故、诗、词、赋等名作,成为郴州的宝贵文化遗产。

我徜徉在北湖堤岸的小石拱桥墩,天空明月洒下一湖碎银,水中之月溶溶于湖水。树影葱茏,湖水荡漾。那些湖岸花岗岩石阶,历经千百年风雨侵蚀和湖水润泽,依旧苍劲古朴晶莹剔透,执着地守候在这里,向世人展示着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存在。它让人遐想,从远古洪荒流进至今的北湖之水,兀自重复着自己的旋律,任朝代更替历史变迁。当你在这堤披月拂风,脚步尚未踏出湖堤,神思尚未潜入先贤骚客的诗境和历史,顿觉有一腔灵气,北湖水月的灵气,清清冷冷、飘飘逸逸,随湖风扑面而来,嗅之沁入心肺,再嗅涤骨洗髓。我突然感到,穿越了千年的风声中依稀可辨,古今郴州的历史巨变,既洋溢着湘南水乡诗画般的神韵,又充满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郴州独特的地理环境、风土人情、独特文化、精神气质、改革与开放、时代主旋律都融进了后代的血液,在当代郴州人的血脉中延伸扩展着,一代,又一代。

